

澤州府志卷之五十二

叢譚

東坡志林說部也郭參軍璞序山海經云閔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蒸煦萬殊之分區精氣潰薄游寬觸象異在我非物異也澤深宅太行異不可殫其時時見於他說者附見焉事之不倫亦紀其說于篇末

唐柳宗元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頰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溥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陽城令王良臣課民種柿至今爲利又傳公於詞訟小過多不撻責知邑田中有草土名尖草似荻而小無可用者引根綿絡最爲妨苗去之不盡若遺寸根卽能復生闕歲滋息如故又田邊有棘則竭其地力亦鮮收穫因罰曲者以尖草根或連根棘若干斤輸納如數聚而焚之因之田無荒穢且有求取於他人之田者以理訟佐勸農民實受其惠焉至今農者相戲曰爾田尖草荆棘不治將欲告狀乎樵書纂要楊繼宗知嘉興會郡饑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旣

深不行關白司道發倉賑之有讐家韓某補叅議陰拾其短欲劾敗之既任卽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白撫巡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睛奮翅飛鳴若詈辱之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其紗帽碎之韓方駭異而返

葉公天球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團甲法准定繇役尤篤意人材風俗忤總漕御史總漕入內臺風御史奏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曰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過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二

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年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鈺內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思遂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鬆樞真三賢祠右後卽家起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陽城

人爲良刺史第一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懼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崇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合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梅司馬國楨爲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

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以上湧幢小品

蕭照濩澤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名照雅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感其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其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惜用墨太多書名於樹石間

圖繪寶鑑

張尚書慎言字金銘萬曆庚戌進士爲諸生時裏糧襍被徧

遊吳越名勝雖牽絲入仕神明寄託恒在山水間孤情迥
照翩翩然如野鶴之立鷄群也爲曹縣令有惠政拜御史
爲逆璫所恨謫戍甘肅窮邊瀕死猶傳羌中煎酪茶法爲
詩以寄余崇禎初起家太僕少卿歷數階拜南京吏部尚
書弘光南渡舉遺賢屏讒慝卓然不回黨人噪而逐之僑
居蕪湖寄食蕭寺繙經禮佛瓢衲蕭然以病卒年七十餘
其孫奉其柩歸葬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
節敦篤友誼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泊水上樓櫓
渠荅火礮悉備一鄉人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數萬
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爲國家當一臂由今思之
尤可爲痛惜也金銘有泊水園集林茂之舉其佳者爲錄
而傳之

列朝詩
集小傳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

張藐姑太宰慎言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忤魏闖
遣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卽寓禪室新正僦
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
了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
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羅網罟
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主以小隊馳關外
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多用野火生嚼流血
亦大快事茗酪最佳羌婦魑結日獻酥潼以餅餌報之僕
嗜此殊勝步兵美醞耳此書不惟見先生行乎患難之學
亦大有典午人風味又嘗錄煎酪法寄同年錢牧齋云
藐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藐姑精禪理嘗云首楞一經密因了義性相二宗居然畧備

安得如昔者。友鍾伯敬之筆精以首楞爲經以維華維摩金剛般若等爲緯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教破名相盡斬葛藤使學人冰消霧釋也。後來會有人恨吾不及親見之耳。

又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燄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參看。以上居
易錄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予考

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五

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爲皇慶名臣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池北
偶談

常評事倫字明卿正德六年進士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亦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溱收葬之有常評事集四卷其弔淮陰侯詩中原豪俠至今猶

傳之列朝詩集小傳

兗州府志張慎言初知壽張縣調曹縣甫下車卽申明鄉約爲條教諭告縣原有社穀乃方勸行復廣于各集鎮丙辰大饑曹殊賴之年饑各方設廠煮賑單騎覘視親嘗其粥角巾布衣援公座而坐守者不知其爲縣令也曰令且至相公何不解事乃爾欲曳之俄而從者至乃叩頭請罪徐曰汝何竟辱相公耶薄笞之春行郊陌令道傍俱樹榆柳椽陰百里行者得休息而材木之用至今賴之以治行第一擢御史

劉莊靖公東星治河兼總漕運七省咸受節制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竝舉之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叢譚

六

賈魯故道也行二百餘年嘉靖末北徙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垆稍盪成渠惟曲里鋪四十里如故公因而鑄之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自徐邳至宿通費可十萬邵伯界首二湖巨浸決潏風則善溯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泃口河者通漕河一奇道也初議鑿之費百二十萬公費七萬渠將成而疾䟽辭不允從牀簀治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

劉莊靖居鄉以儉素自持布衣芒屨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屣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盂羹豆飯皆爲盡歡一日憇於道馬有輓輅而覆者號助公卽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使天卿夾轂卽起河漕日方立於門騎士捧檄至

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固不識我其朴不自貴如此

張叅政昇與李維楨父同舉進士公守衛輝李父叅議河南隨侍任所又十餘年維楨視學秦中而公來爲副使侍坐隨行公無所讓嘗置酒雁塔公與同榜盧叅政南鄉維楨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諸生者公曰師生之分與父執竝重若東鄉居前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觀者以爲有禮焉

楊貞肅守嘉興時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較秋百分之一耳催徵里胥與秋等民不勝其苦公立法併於秋稅中徵之後會計秋稅得羨餘卽補其數故終任夏稅悉蠲 民俗懲國初法禁之嚴不樂仕進每遇考試里胥必報其仇以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七

應之公歎曰人才國家之本也今若此何以爲國擇師教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補弟子員者復其家不給者周之月爲解經叅文行以爲最人才稍稍出焉 俗好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縱不抵償亦從而破產不廉官且乘機婪取公曉諭犯者必加誣告反坐不少寬若毀器物及訛詐仍追償由是知警而小兒多獲全其生織染局匠爲守者每先闕其價入已吏書又從而規取匠工多鬻產完納日役於官餼廩亦無出貧乏至行乞公至親給價請於朝復其身月給米三斗 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賓興宴必上坐曰吾爲郡之父母諸君乃教吾子弟者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臨大祭致齋必拉其僚佐更處于郡之慶嘉亭令下人不得有鋪設雖

郡厲之祀恭恪不少替 勤於政事日昧爽僉按畢卽銷
倒批文曰恐妨民一日之功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而多
善行公每保全之既去子諸生沐送至吳門公見而諭之
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必多事家亦至此索矣汝當策厲
以持門戶沐出百金爲贖笑而却之後果有誣傾者皆服
公先見 值歲饑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於當道
後叅政韓按郡欲與考察弔卷在案方展舒忽旋風入戶
捲卷飛颺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絲碎惟卷殼無恙飛落西
關外有鄉民吳某者拾而歸之韓驚駭去 監試闈卷得
二本焚香再拜同列詰之曰人臣以得士爲功吾爲朝廷
得人慶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王華辛丑第一人李旻甲
辰第一人 遷本省按察例齋宿城隍廟見神笏長立命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八

木工截去半日笏長遮神目望不見賊官賊吏要錢官吏
皆吐舌 爲按察時令各屬衙門暑月用梭少打寒月打
腿勿梭恐凍傷人手指至打人只在臀下腿上不可打臀
臀傷則陰腫喪命 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欲寬之而
無由會月俸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故將
其實以聞衆懼請捐俸代償繫者得釋高麗國詩云天下
何人肯執中三原王恕秉心公浙江陳選堪連併更有山
西楊繼宗成化間刷天下清官四員憲廟命刻其名於便
殿繼宗爲第一

陝西通志明李豸知邵陽縣性狷介能治劇邑有豪橫害人
官莫能問豸擒之民謠曰邵陽縣虎爲患天降豸除虎害
王世貞明詩評常評事倫詩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雖步驟

未合而毛骨非凡見者知其千里

鄭忠宣公制宜荐歷中外戎功治庸著於代者非一而乃恂恂畏謹謙不自伐給事兩朝大禮曲宴執事必恭爲天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都指揮使侍宴隆福宮上顧曰進酒而職也豈以衛帥而廢其職乎宜復舊自是眷遇殊渥每侍宴竟日弗飲亦弗敢離次面賜明尊者再還第上壽母夫人婉愉盡歡上聞之特封母蘓氏潞國夫人內出奇醞俾侍從宴於其第以寵之

叅政鄭昂霄卒夫人郭氏子濤濤婦范氏皆以慟絕家人倉卒但爭救母及子濤皆得甦而范氏遂至不救

楊貞肅公繼宗守嘉興民有父子兄弟濟惡者號曰四凶事發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改過不汝咎後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九

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寘於法民歌曰虎死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金溪洪範知嘉興縣事承公之後廉靜寡欲士民語云洪令楊守承前啟後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關先生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掠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入衛時察罕帖木兒定秦豫乘勝遠鬪聞詔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會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

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却之河東悉定天子詔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梁合安豐賊劉福通等攻洛陽察罕以奇兵出宜陽自將精騎來援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湘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荅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十

兵爭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乃輿疾自陝抵洛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并進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時山東既平獨益都城守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察罕帖木兒行按豐營爲王士誠所刺聞者無不痛哭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討賊攻城益急十一月拔其城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伏誅山東悉平乃駐兵於汴洛孛羅帖木兒伐喪以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不悛孛羅帖木兒匿帝叛臣老的沙與禿堅帖木兒遂舉兵逼京師擴濶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入衛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

奔太原李羅帖木兒入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誅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二十六年二月復北渡居懷慶又居彰德會諸老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恃功不平莫肯統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至是用兵陝西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奔太原因欲自立擴廓帖木兒不從由是太子母子心銜之屢趨其出師江淮乃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乃賡殺詔諭使臣天下奴等八月帝詔擴廓帖木兒分兵拒不受命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關保自察

罕帖木兒起兵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又善論兵及是列擴廓帖木兒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皇太子立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所總諸軍分隸各將擴廓帖木兒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會討二十八年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各以兵會思齊良弼夾攻澤州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河北貊高合諸軍相持旣久大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

陽擴廓帖木兒不出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旣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時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詔復擴廓帖木兒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皆復職以兵從河北南討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皆不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

元季澤潞盜據明朱濂紀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廉藺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十三

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尙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湧幢小品

懸榻編南城徐芳著芳崇禎庚辰進士字仲光亦號愚山明末曾知澤州

予于秋審見山西妖巫有以利刃加人腹咒之云能愈疾已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此獄凡兩見亾不笑其愚且誕者偶看隋書張文詡傳文詡河東人嘗有腰疾有醫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傷至於頓伏牀枕因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邦者所宜令行禁止亦仁政之一

端也

居易錄

罷河北權鹽河朔地謙民刮謙煎鹽不買而足周世宗嘗權

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
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榷法藝祖許焉今兩
稅外食鹽錢是已及仁宗朝王拱辰君貺為三司使復議
榷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榷仁宗驚
曰朕不知也卿為朕撰數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
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瘦木亭
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龍川志
漢書音義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上作桔槔槔頭有兜零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
曰兜零龍也

唐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總曰折衝府河中府河東郡府三十三晉州平陽郡府十
六絳州絳郡府三十三慈州文成郡府三隰州大寧郡府
六太原府太原郡府十八汾州西河郡府十二沁州陽城
郡府二遼州樂平郡府三嵐州樓煩郡府一石州昌化郡
府二忻州定襄郡府四代州雁門郡府三潞州上黨郡府
一澤州高平郡府五陝西陝郡府十五 潞州大都督府
武德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貞觀元年廢
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廢十年又改為都督府開元十七
年以元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乾元
元年後昭義軍節度使領之轄潞澤邢怡磁五州 絳
州晉絳慈觀察 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絳潞蓋建澤
沁韓晉呂潞秦蒲虞芮邵十五州三年廢總管府唐末置

晉絳慈觀察

金元光二年升澤州為忠昌軍節度 晉城鎮二 周村巴

公舊又置星輶驛天井關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為名若河西河南劔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寢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為名者若魏博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劔南西川潼川府曰劔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十四

府獨因舊以為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為重非親王尊屬與勲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為重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竒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于世祖知每悵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竟久掩孤城館 褒詔新鐫二品碑 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輟耕錄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於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

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
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

明王庭相

律尺
說

神芝讚曰魏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於長平之昔陽其
色紫丹其質光輝高尺八寸五分散爲三十六莖枝幹連
屬有似珊瑚之榮詔御府匱而藏之具畫其形

隋之梁彥光性至孝七歲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
五色文石紫石英於太行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於
園中見一物不識持歸卽紫石英親屬咸異之

山海經夔冬之山草多夔冬音門或曰太行天門所產非也
菊一名節花一名延年河南曰地薇蒿上黨及建安郡曰羊
歡草生依水邊黃花煌煌霜降之時惟此草茂盛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五

處士劉湯隱王屋見大蜂爲蛛網所縛蛛螫蜂墜地鼓腹欲
裂徐入草嚙芋根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
躁如故自後人爲蜂螫按芋根傳之卽愈

晉令上黨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
五行記馮宣上黨人北平護軍卒官年三十八還家鄉里服
始畢婢見宣驚走白宣妻韓悲愕見宣宣曰生必有死恨
早別不能忘情宣甥嚴翊至宣曰當有兵亂繼以饑疫并
土不可復居候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宣去後二百日棗
樹死翊與宣家投漁陽越四旬上黨遭寇亂暴兵忽入荒
亡塗炭存者少矣

唐懿宗咸通中王子爲王屋令遇真人王太虛授以所注黃
度經復與桃核大如數斗噉磨而服之身輕無疾

地理志梁侯園有烏棹八稜大如酒盞賦言梁侯烏棹之柿
梁安邑烏即烏號今陽城東鄔也棹古卑耳之戎皆產柿
廣志上黨亭黎與真定睢陽鉅野弘農京兆黎並傳
栗之羨者箕山之栗晉王常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
中呼爲河東飯

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飭觀閣取白石
英紫石英及五色文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
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於是百役繁興帝躬
自掘土率郡臣三公以下無不展力

陸璣毛詩草木疏榛楛濟濟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
人織以爲斗筲箱噐又揉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
買楛不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楛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六

明俞汝爲通元先生祠記古蔡臯狼舊都漳河水之源唐通
泣先生棲隱處也先生隱中條山往來汾沁時止漳源世
稱張果老云常乘白驢休則登之如紙置巾笥中乘則以
水噴之即策以往人莫知其邑里世系善息氣累月不食
數御美酒至于鍾自云生堯丙子位侍中貌不逾中人世
傳數百年亦莫知其年壽武后臨朝召之即死後見衡山
中刺史韋濟以聞玄宗召之即計地以狀馳白帝遣中書
以璽書邀禮乃至集賢館命以肩輿入帝親問治道神僊
事語秘不傳帝密遣夜光邢和璞覘之皆莫測帝以藥酒
試之齒黑先生取鐵如意擊之墮頰與更生帝益神之欲
以玉貞公主降先生先生笑不奉詔堅辭還山賜號通泣
先生至衡山卒葬蒲吾縣後發其棺惟隻履而已沁人即

漳源隱處立張僊廟有禱輒應時以殊應王稱之

鳳臺五龍宮碑云順治十二年夏丙夜有龍自殿內出破壁

飛去唐大觀三年通判許奉世篆龍泉二字於石

許吉過王屋山見丞相龐公道服從三四童而行吉詢童曰
此丞相龐公乎童曰然吉曰何故游此曰公作王屋山道

君治此山也

青瑣記

毛伯達劉道泰謝稚堅張兆期後漢人學道王屋山共合神
丹毛服之而死劉服之又死謝張不敢服捐山而去後見

毛劉在山二人悲愕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

百歲遊行五岳但陸仙公

陶隱君
仙真譜

宣室志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累爲河朔官改深州

錄事參軍王武俊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太守以李侍談笑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七

士貞見之甚怒叱左右縛繫獄太守使人于獄中訊李生
曰某少貧窘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
一少年鞭駿驟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岩萬仞
遂力排之墮于崖下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
遂仕至此昨入視王公之貌乃吾所殺少年也今將延頸
待刃又何言哉

避暑漫鈔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草晚歸鎌刃透成
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本草綱目云透山根乃
金英草之類草類蘼蕪可以點金而其毒已甚人食之則
化爲水今無識者然金可不點其毒不可不防也

宋孔武仲兒歸行詩序云澤州山中有兒歸鳥俗傳母炒其
種以陷前室之子兄弟中途食之覺其兒所携之美乃互

易之種而不生其子不歸母悔恨而死化爲此鳥其聲若
曰錯錯錯千錯萬錯云呼爲後娘蟲日未落不出至夜乃
鳴鳴久口吻出血而死墮地久之乃蘇人多聞其聲見者
亦少或以其形似老鳥蓋杜鵑之類

剡溪野語歐陽脩爲河北轉運使到澤州先見劉義叟于陋
巷中義叟時爲布衣尚未知名也後薦之于朝今集中有
舉劉義叟劄子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畫墁錄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
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
碎之時程伯淳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
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元好問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六

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
屋中四月上浣七夜先大夫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
贗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

陵川士人劉元方說兵亂後縣邸中人祈仙楊真君朴降筆
詩尤奇偉不凡嘗詠高麗紙詩八句批後云慎勿觸汗神
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
無一字但空紙而已論字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龍盤
一氣風雲走鯨化三山草木枯詠高麗匹紙霜入詞鋒月
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

北齊神武帝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
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

十六國春秋後趙石虎建武八年六月上黨孟門上有神人

之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壇之方隅陳八玉鏡儒家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毅主王屋簿會親見之

州志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達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田間書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羨叟物故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下尤以為寶也

攷古錄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十九

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

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東坡題跋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

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

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

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

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

賜第奉朝請

貴耳錄

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目

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為

嗣蓋令陵川時尚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玆詩云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

年真作魏夫人當作珍爲是四女名柔郝經元遺山墓碑

陵川秦簡夫悼亾一詩高出流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耶中州集

張翥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在座曰不然此雨淋鶴耳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

通顯續前定錄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他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獨未化耶何思之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二十

苦也翥因相視大笑同上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真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紘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瘠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仍送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大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余聞諸王

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霏雪錄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撲地氣絕旣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嚴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二

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卽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閻籍尚有若干年卽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旣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鈔錄公文此一事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

此與元薛世南所傳畧同

張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今翰林侍制郝陵川所聘

也日誦數百言尤工屬對十歲而逝元遺山續夷堅志記其事附屬對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寂寂似禪心洗硯黑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柳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揚柳畫屏春關山明月子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荆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海收天下之風雲

燕石集

關仝層巒秋靄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液秀潤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梅花道人題詩曰羣峰矗矗暮雲連蘿磴逶迤鳥道懸落葉深深門半掩踈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爲青雨江上歸舟泝碧烟應識箇中奇絕處昔年洪谷屬君傳

吳鎮雜識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二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劉延世談圖

新聲劉從諫客張谷妾谷有文名爲從諫禮遇當從諫潛圖窺脅谷不能止新聲謂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野戰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鏤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輩歷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

脫族西去大丈夫柰何顧一飯思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
悲滄谷不能決畏言泄縊殺之後劉稹敗谷竟不免若新
聲者可謂賢婦人矣谷不能用而又殺之何哉

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玉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

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為然

燕間錄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
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
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石室所
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行山崩如
雷往視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丸之隨凝如粳米乃合數
丸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

天中記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三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
耳但衛不能授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
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
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師可請晉尚書館書
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
字亦多亦其所換也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

米芾

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

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常續書評

晉書劉聰即偽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

東市

傳狀蟹語

狄仁傑登太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蘇氏家語

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

訣為范寬輩之祖

畫史

明河南按察使彭澤計討楊虎紀正德初年劉瑾括天下財民窮盜起橫行河北文安縣大盜張茂同時劉六寵劉七宸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楊虎一支獨入山西別賊楊謙遁入太行山有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眾至千人皆衣赤與楊虎合大掠壺關六年六月虎等復自陵川十八盤山口出破武安縣臨洺鎮等處復至文安密逼近郭京城戒嚴乃徵宣府延綏所部入勦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四

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孤樹袁談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文質之彖宰覽竟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福差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鼎相官中丞張公慎言官太宰鴻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礎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而卒皆如其言

州志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水不能渡入

蘇譚雜說

王屋山下一人解柿樹木心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足纖悉分明雖圖繪不能及

同上

弘治間澤州高平縣廳事後掘得碑有草書絕句額傍竝無
題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悶倚東風

立看去東風獨地愁

列朝詩選

天壇倒影見則壬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出時忽
見王屋東移御愛松南天門臺殿壇階鬚眉畢現峯巒比
西爲尤秀色亦罕見者歡喜呼叫間巷皆起濟邑城內城
外皆能見之亦可逾時刻徐則不知所去或竟隱或化爲
雲大約三五日後必有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順
治間疊見二次

王母仙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或一
盞或二三盞或三五對飄渺雲霞間斷續不絕自一更餘
亦可至二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亦約數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五

十里終不能卽仙燈較倒影爲少崇禎年間一見

王屋自南望之如屋自西望之如王者車蓋

有熊氏因榆岡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於此帝
遂得策大破蚩尤今壇頂有寶籙堂

嘗宿天壇夜見海日大奇語人人不知信及見唐詩有此題

乃知古人不我欺

濟源志五則

天壇山一名陽洛劉禹錫詩陽洛天壇上依稀似玉京

明袁柳莊琪子忠徹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王嘗
一日宴耿璘景清及三司官密令忠徹行酒相之宴徹告
王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
主刑禍景清身矮聲雄耿璘顴骨插鬢色如飛火皆凶相

後永樂起兵諸公悉死難

衛少保一鳳守青州時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衛軍爲某歐死
瘞其屍有神告之曰非衛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拘之
一訊卽服獄吏一侍女爲魅所憑廨中數數火起獄官懼
禱於魃魃曰大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
可獄吏爲出其女已而火息

明弘治辛酉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公
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府州
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
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俄有
符使齋文一通置案歎曰天降山西秋榜至矣開榜傍一
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其

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
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
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义至四十一名
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又舉筆一义
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會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
一义至六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
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筆一大义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
可各舉所知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
訖上奏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
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
餘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志

舊通

邑中有鳥曰老鸛每賓興之歲來棲於庠之殿舍其數幾何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每占爲預報嘉靖丁酉有五鸛集於庠須臾一鸛飛於西南是科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州閣承光實原籍高平也鳥之徵異如此

高平縣志

澤州某氏高樓有鬼人不敢登侯公璉未遇時請以身試之至夜分果有物將登竊語曰侯尚書在盍急避之公後如其官

州志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內忽地甗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

產一芝大如斗金色炫爛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

州志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夜獨處虎蹲於戶公伊吾達旦恬不爲懼今舊跡猶存

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一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七

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迺詰公曰

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

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退

後渠雜識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揚

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將公

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

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公一

人耳

同上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陳

繼儒以爲卽古之赤鷄也

州志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縣

王卽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得已持符市

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爲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王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曠園雜誌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醪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膩體吾所冠爲銅簪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之耳

舊通志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踈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脩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燕閒錄

崇禎庚辰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三寸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綫如傀儡繩繫狀山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蝴蝶飛去竟不知爲何物石巖之下亦纍纍然

舊通志

平陽許冲亮與甘肅生冲明友善崇禎間相約汗漫遊至高平遇牛公子某留憇南關道院牛倏邁家變以千金付許曰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賫金偕往見公子抱許痛哭旣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爲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汗我牛改容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

州志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筠廊

偶筆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廿九

明宗室大滌子濟題畫跋桃朱術紫芹生陰厓陂池近水石邊狀類赤芍藥葉深綠背甚赤莖似蕎麥花紅可喜結實亦似粃蕎麥味苦澀其汁可以煮雌制汞伏砂禽黃號起貧草他方頗少太行王屋諸山最多

有人題太行石壁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酌一杯天地小醉卧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山曉

金李森字彥實工于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
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子晏見人物
金趙文昌字當時陵川人仕至京兆轉運副使嘗有詩云蟲
聲連壤壁樹色入秋窻草香花落處山黑雨來時頗爲黃
華所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

天祿識餘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卿而其孫愚駭不

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

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分甘餘話

沁水韓王村玉女祠內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

花二次春則紅秋則黃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

州志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謬爲盟夜半約同入市

貿布行草徑推入智井復下輒石聽之聲聲皆中日初升

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行失足者縋上訊其故

當集衆縛兇詣公吐實問布客則云初下見亾祖抱井旁

坎中其輒石中牛皮上耳官怒立斃杖下

州志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十一

康熙年間沁生竇子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

引登舟過沁走三十餘里至林村宿時已暮見門庭軒敞

燈燭輝煌盛供饌以待吉甫就席忽見侯神叱云孽崇已

久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刀殺男婦等錚錚有聲吉昏仆夜

半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覓路而歸

同上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榭樹一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鷄

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爲驚鷄樹

同上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世同居

忍讓一如張公藝斫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一

人頗蓄私囊煖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泣曰

吾不類曩有藏貲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

州志

處士孔辰象家人八百指五世同居其與尚光裕友人不知

爲二姓子孫四輩爾汝忘形有詔金石交者鄉人云爾其
孔尚耶見稱如此 同上

路史神農求雨書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
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
兩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
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
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
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
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
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
禁伐聚蚩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繪祀共工用生魚泣酒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

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畷
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鷄老猥闔南門置
木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猥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
人祀竈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繪祠蚩尤十赤鷄丙子
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
鷄猥如春祀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
門外五日家人祀中霤及穆以母 蝕五壇帝旁植五黃
繪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黃
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舉火煎金噐家人祀門祠太
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繪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鰈
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
祀井無壅水祠法冥以雛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

鄉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薪薶骨十日各異尸子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十日爲穀雨旬五日爲特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郝天祐崇安寺佛寶舍利記云佛寶舍利屢有異光現於寺西南隅衆莫能識迨泰和八年四月八日光復大于常時僧俗大衆尋其跡而探之得古葬藏佛寶其文班班可考廼唐咸通間縣令所作考其曆數自咸通八年蓋三百四十有二年也卽造金壘護持聞於縣宰縣宰命工圖之以紀其詳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

金泰和八年澤州判官崔莆云因隨縣官防備蟲蝻于陵川縣城外崇安寺止宿時縣宰云本年閏四月初八日本寺獲佛寶舍利初寺之西南屢現光相城內外俱見一日二小童於隙地見一穴有火光出驚走告於父秦貴秦貴輒私往就其中劔之得一葬所因詣寺告於僧圓月僧集大衆往觀之乃古葬地中置一瓦浮圖門鑰已毀一碑有舍利之讚四字咸通八年陵川縣令崔琛建塔安葬舍利開於秦貴昔爲縣令藏今復爲縣令出僕親見之故錄其舍利真像及舊碑文通作一軸置於佛寶中

北大社有唐李衛公廟明天啟三年覃懷賈復碑謂衛公過此衆輯而弗擾民居民德之旣去立廟孤峯凡疫災旱患禱則輒應又按唐人小說公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

叩門急一婦人謂之曰此龍宮也帝符行雨二子皆出欲
奉煩何如命乘驄馬繫一小瓶戒曰馬躩地嘶鳴取水滴
馬鬃上一滴水三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十餘
滴是夕平地水三丈後世祖其說而傳之澤土多旱社人
亦有爲而爲之或曰公三原人嘗偶一過此耳

浪井村李衛公祠萬曆丁酉年碑云白石先生以爲衛公歇
馬之處

高平有蚘蚘嶺陵川有蚘蚘廟廟之祀典不知所從始攷蚘

蚘食苗蟲也

卽食米
強蚘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

關蚘蚘蟲害稼入平州盼有群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
六年蚘蚘蟲害稼群雀來食之廣德元年秋蚘蚘蟲害稼
關中尤甚米斗千錢長慶四年絳州蚘蚘蟲害稼太和元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三

年秋河東同虢等州蚘蚘蟲害稼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八
月丁卯同州蚘蚘蟲生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北海
蚘蚘生齊民要術載汜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
以馬踐過爲種無蚘蚘蟲也張有復古編作子方義同按
蚘蚘廟所在俱有其卽八蜡索饗昆蟲之遺意與

明鍾伯敬董安于論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發
而試之箇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
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銅鍊爲柱質請
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廡寓銅於柱深心在無心
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苟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陶士
行之竹頭木屑又倣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按長平箭頭

銅爲之知古兵器皆銅東觀餘論銅戈辨中論冶銅爲兵之法獨詳以銅則燥溼風雨所不能變中雜以鉛較利於鐵李長吉長平箭頭歌所謂淒淒古血生銅花也至後世易以鐵而冶銅之法亡矣因見長平箭頭徑寸餘三稜其質銅青黃黧湛土花斑漬猶滯血痕迺附著其說

長平之坑戈頭箭鏃耕人往往得之戈頭不得見見箭鏃數枚形三脊皆銅爲之土花猶漬古血夫兵器皆利用鐵此率用銅未識何義及閱黃長睿銅戈辯甚詳云昔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又春秋傳僖公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毋以鑄兵遂以鑄三鐘夫五金皆金也秦人之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可知矣是古者以銅爲兵誠然又云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四

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君子之行是以昔人尚之由長睿之說其長平箭鏃多銅亦奚足怪余隨家大人官澤高平屬邑也因得見長平箭頭又見東觀餘論之說并及之

脩亭朱會
長平箭頭

說

王弼州碧落碑跋云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拓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爲陳惟正李讓李瓘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讓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一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爲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一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不成其妙如此豈惟正讓

瓘小子所辨乎字書襍出韻籀鐘鼎款識以故與斯本小異聊識之以俟知者 按今碧落寺有金明昌五年朝列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碑云唐韓王元嘉三子黃公謨爲母妃房祈福石刻彌勒像磨崖篆碑後刺絳州又刻天尊像磨崖篆碑文異而篆同皆誤一筆書也宋劉義叟仲更恨未通識會脩唐書携楮本之局因宋子京始能盡通貽澤守宋選從子敏求隸書刻石府廨歐公集古錄及弇州跋皆未悉此故於絳州別石互有指名耳今澤州碑已燬獨許碑尚存其詳可攷

予游盤亭山宿于峰寺尋後唐明宗勅及洪密禪師遇合盛事惜寺燬于火碑亦灰燼今所存榻本乃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寺僧摸勒非唐時物矣碑存陽城縣北劉村靈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五

泉寺寺亦洪密禪師道場俗傳明建千峰暗脩靈泉者是也家竹垞先生跋語已載郡志中因尋碑刻所在并記之以待考 又按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勅云洪密所奏山院種到秋夏田苗乞免苗稅云云考盤亭僻在萬山中石田不墾地方荒穢寺僧尚有蠲稅之請其時之民可知矣宜乎杜荀鶴詩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之慨然

冬秀亭詩話

郡東南青蓮寺寺左擲筆臺相傳晉慧遠禪師建刹著涅槃經成擲筆駐空得名是說也余嘗疑之按蓮社高賢傳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好學欲渡江從學范甯有志不遂時沙門道安建刹太行聞安師講般若經頓然開悟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于晉武帝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

山開曠乃立精舍于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是遠公結社于東林者爲是未嘗建刹于太行也豈法師隨安師聽經後遂訛爲建刹歟又考青蓮寺有唐太和七年碑碣云周有惠遠法師晉城霍秀人製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義入神以驗其旨臺之名由是始按霍秀村在澤州城東南去寺不遠再考青蓮寺下院淨影寺明萬曆元年郡人孟顏重修碑記云隋開皇年間高僧遠公俗姓李氏卓錫于此春秋七十卒本寺所云隋開皇間正與前碑北周時人語合其非東林之慧遠明矣况著涅槃疏擲筆騰空一事在蓮社已屬幻妄後人因其名偶同又從而附會之古蹟之傳訛類如此不可不辯同上

元賈魯書文廟鼓樓二記魯書取裁于晉而氣骨蒼穩絕去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六

近世佻巧之態昔人謂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豈不信然惜其碑爲風雨剝蝕日就湮滅好古者不能不爲之動念絳之藝文以帖爲重明宣德間石移晉宮久而湮沒竟使好書者懸千金購之而不可得惜哉所餘者蒼頡史籀諸刻尚矣卽碧落傳雙鶴之神泮宮副右軍之墨猶與棘壁竝珍焉省志

涿化錄論民壯曰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兌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成化二年勅御史一員往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監臨揀民精壯可用者編成什伍遂得兵五千餘名委官統之時加訓藝聽調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

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其優恤之如此陝西土兵之制始此弘治因推其法於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後起邊之役出而民壯始擾民矣按明原點民壯爲土兵延綏盧祥初議本爲實邊邊兵有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及原點民壯爲土兵土兵猶寓於農彷彿周官伍兩族間軍師之遺意唐之昭義步兵宣潤拏手變化府兵而訓之比於汴宋陝西之義勇涅其面者蓋遠矣明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何民出也議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

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軍無遠戍之勞民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胡公所請亦土兵云卽今州縣有事調兵募兵所過騷擾民不勝害卒不得其亾矢遺鏃之用此屬不念室家不肯出死力故也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城池扞牧圉卽土兵也若準兩漢守令之法郡縣土兵出使將之豈使大盜橫行望屋而食哉顧名在而實廢行之者予其權於三老嗇夫不免賣放填寫顧募頂役則不復有寔用以今更張天下之勢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明時盛於王陽明在宋謂

之白芬子

芳疑芴

明天啟間澤州司馬當塗張一躍以其廳事右屋有古槐圍

可一丈五尺中空而不枯謂其折巨枝不傷屋瓦從而神之越十二年滇南張大爲至又以其欲撤屋折枝而壓覆亦從而神之各有記石刻槐亭壁上

明王世貞適晉紀行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噐集焉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滄鬱居人引泉水爲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爲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千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恂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三六

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嗔抵喬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卽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爲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旣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爲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力合

而爲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道軍糧卽垂絕當以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傅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爲丹嶺復上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曠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卽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壘障高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噪晚輕輿中下見數足蹒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

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禳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蹬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爲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策棄行李挾其人使佐昇東燎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噌吰若擊數千金鉦洶湧衝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

足雖凌兢然不能踰腹因賈昇者勇亂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透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雨復大作東燎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踏下輒後踏跬武蓋粉度不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束流爲瀑布爲簾爲怒虬爲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

五鼓復微雨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謹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障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縣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關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輒作一樓卽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

張孝純最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粘罕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陬而瘠其口無所不縮轂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履任

宋治平三年明道程先生來令晉城建鄉校七十二處社學數十所行縣時親為兒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惟鳳臺城西北鄉地名書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先生所設教之地止此一區餘皆無聞矣檄下縣凡古晉城所轄遍加搜訪于鳳臺之五門巴公有雍正十二年大陽東明正德三年重修碑記進士裴爵碑記大陽西明天啟五年碑記來村一名鳳樓鄉有康熙四十五年碑記李村等里有文廟六處疑即先生鄉校之舊也于高平之辰堰郃庄石村勾要建寧前里建寧後里魏庄徘徊趙庄米山吳庄裴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一

泉陳村李門馬村東宅周纂唐安古寨伯方有康熙七年重修碑記

富山原村小城等里有文廟二十三處皆無碑碣可稽即得一二重脩碑記皆明季及國朝所立亦不言及創始

年月要皆先生鄉校之遺址多歷年所日就荒圯今所訪合兩邑而止二十九處餘皆蔓草荒煙地且不可考况屋

舍耶恐此後更多隳廢遂悉記其處以待考古者冬秀亭詩話

陵川合黃國燦學廟記謂攷陵川宋金時七狀元接武十二進士濟美一邑之科名甚盛至明時澤潞沁遼四州三年進士及第者才二人壺關郭翀洪武開科傳臚第一上寢其貌置第二而以吳伯宗舉首前明高平趙軌郭翀傳載洪武登科錄曰洪武二年庚戌二月詔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傳通古

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八月京師及行省鄉試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四年辛亥春正月定爲三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二月會試事行中書省命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爲主文官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爲同考試官以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知貢舉初場五經義各一道易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書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二

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春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公三年禮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四書擬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臯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夫伊尹之

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有同異與請究其說
二塲射禮論擬漢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建武二年擬唐
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誥貞觀十八年擬唐魏徵謝除侍
中表貞觀七年三塲策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
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
尚矣自是以下漢以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定新樂祖孝
孫奏雅樂房元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
舉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干
戈載戢紀綱旣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詔興科
第博采群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較藝請以立
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

而聞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
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
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蒞政也
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遺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
舉之與資格孰爲銓曹之要法乎鹽鐵國之大利也何以
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國
家惟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
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二月
十九日策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策以敬天
勤民爲問制曰天道穹隆而迴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
焉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
也前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爲首祀次以宗

廟社稷下再酌于山川朕觀若此將以爲神之靈必然而祀焉果恍惚疑信而祀焉且神之爲神也或寂或見果隸災福焉今敕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哉所謂勤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晁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爲耶豈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宜莫急于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然與蓋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明日張榜授職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二甲楊自立等十七名出身三甲姚宗敬等一百名皆同出身賜伯宗朝服冠帶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詣先師廟釋菜郭翀潞州壺關縣人授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

主事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李素翀同縣授宜春縣丞潞州晉隄樂安縣丞長子郭隣福清縣丞屯留王錫崇仁縣丞潞城張鶴黓縣丞王砥縣丞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縣丞柳伯林實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自此至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八月鄉試辰戌丑未年二月會試按志翀字飛卿洪武傳臚第一上寢其貌置第二三百年間澤潞沁遼四州進士及第纔兩人以爲澤潞沁遼之文章無以當上意先朝許狀元陳狀元趙狀元七狀元祠雙狀元墓不具載今澤潞沁遼乎澤潞沁遼之厄兩人不可不傳國家開科取士得人之制亦不可以不傳明之進士古之制利也自漢董仲舒公孫弘皆以賢良策問明興未有專設

就會試中式舉人策問而對大廷黃榜自內傳示始賜進士定甲第而無去取蓋彷彿制科之意其無去取者重革前元胥役游食奔競非科貢不與官取士之數不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是以人才常不足用亦猶唐宋兩太宗深懲六朝五代之亂以刷滌垢汗勸人忠義爲本連闢禮闈收采時俊嘗謂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非謂中式舉人皆賢無去取也顧唐宋進士科兼詩賦明經科主經義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於是焉出蓋經義近正不免習爲學究詩賦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古學有關於治豈詩賦之得人哉自安石黜詩賦崇經義至今一以取士經義之外不問其餘經史百家不復知爲何物學日專識日陋而才日下不過明經一科耳科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十五

場雖兼論表判策非主司之所重亦非士之所習數其有無而已矣數其有無豈文章哉無文章安得有賢良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晉溪議官資之濫宜有黜落韓愈能文章黜於吏部歐陽修知文章別爲劉幾而必黜之去取不可以不嚴邱瓊山論題目之險國初題目見成通經者通其意耳後乃割截牽搭致文章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宋御藥院印給試題所出罷上請之例差試改人爲天地心賦開換題之端經義不可以不正王守溪廣經義取士之法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意必兼通諸經博學子史詞賦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劉業柳開特賜及第盛名不工爲詞蘇軾蘇轍爲展試期且諫有適於用制科不可以不復制科復而真文章出真賢良

亦出制科卽不可復經義雖正去取雖嚴進士亦猶學究耳杜黃裳訪名士於今疑市李汧公獎孤寒於今疑迂李崖州抑浮薄於今疑黨黨與成於下奔走市交而迂濶率厭爲無用於是南宮進士東閣郎君有才如原父無勢似章持應避不避而私收之矣固宜澤潞沁遼之及第者絕少也夫澤潞沁遼今固無文章也三歲傳臚拔擢平地登天豈遂足以畢文章之能事而秤量人才可乎人才之有愧於古經義累之也經義取士正矣士習不可猝變莫若初場問策洪武初止一問題少則所對明所對明而士乃通今二場科論表判題多則所學見所學見而士乃博古天下通今博古之才不明經義者無之三場試經義上有以辨所習之淺深下有以識所取之輕重天下之士皆將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六

爭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才之用澤潞沁遼亦可以勉強有成矣

池北偶談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重行會試按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以監生開科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二年

萬壽覃恩重行鄉會試

今上卽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國朝曠典而茲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滄斯郡民氣多淳良迺猶有不逞者竊發致害寤思雖不經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司之責也因略序示儆旣以自惕且以惕民

鹽官之法行而犯者屢見不知趨不義之利如赴湯鮮有不
焦爛者澤之鹽筴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攘利者出
如梟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劫各縣鹽店十
三處械石擊傷官弁斃捕役七人後駢首而誅者至二十
二愚民脅煽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仇守城戒嚴如遇大敵
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囂凌漸流不靖爾民
知向利而害隨之不若戮力畊桑以長享熙暉之爲安且
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田不勝遽以
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逆旅中捏說構造一冊行次沁
水縣遂匿名詭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傳奇然及
布置形勢關隘芻糧計畫精詳歷歷如見諸行事且將平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七

時睚眦之嫌亦盡行羅入并又造作姓名里居致使撲捉
無辜驀地受阱幸獲凶在旦夕而震隣之驚已徧處處矣
梟獍皮毛亦被文彩狡悍成性變而獷兇職在師儒宜以
詩書導迎其善氣俾性情風化成歸詠歌舞蹈之中良苗
易殖狼莠不得而穫也

雍正五年間靳廣聚衆爲匪一節緣廣向入白蓮教長子縣
張冉公黨冉公每思劫掠富室繼濟源縣卜者翟斌如至
潛謀不軌廣遂棄張依翟翟亦志在劫掠迨魏智盜機先
發廣黨遽歐差橫行而逆跡大著矣其教有彌勒佛白蓮
等名齋公齊母等目皆喫菜事魔法斷葷酒身被黃衣布
散黃符朝夕禮拜病不服藥其葬親不擇地唯教主指示
卽掘土瘞埋所誦經咒有立天後會等書外人不能纖記

互相煽惑大爲民害此案幸而先發得早撲滅平情勘鞠不妄株連翟斌如靳廣等六人正法太原西市王君祿等八人監後取斬其案始定澤阻山負險每易藏奸司牧者宜嚴禁左道勿令嘯聚致噬濟無及也

雍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沁河里茹立奇報秋泉里宋二海山等聚衆行兇強澆旱婆糾率七村居民千餘人圍住黃河村言本村茹聚珍妻衛氏生下旱魃抱兒出驗竝無帶破而人多語襍聲稱無論是否必欲淋澆旱婆爲名竟將衛氏易穿孝服擡放下河潑澆冷水又將茹氏房屋拉毀手持三眼鎗大呼盤古初分澆過旱婆今日擊火星落在他家屋上稱他龍母三聲不出七日卽雨現在五日內下雨此是明驗等妄語邑令羅著藻立即重懲械示首惡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四

游城以曉愚頑澤地多旱每逢祈雨輒妄指生兒殘缺及墮地卽死者爲旱魃其產母必將冷水淋澆多致產後受傷身死聚衆橫行愚民惡俗殊駭聽聞其妄誕不經與河伯娶婦何異父母斯民宜申厲禁

澤郡五屬皆山高土瘠耕者以積糞爲壅灌計否則儉收矣孟子所謂百畝之糞蓋統上下農夫而均利之每見居民文契皆載糞池幾區坑屋幾所入券中一有不均攘臂結訟其俗習如此高平生員祁軾家因淘糞坑吳起鳳等連斃三命高平褚令因洗冤錄不載糞毒一條疑案株連竟以毆斃通報嗣委鳳臺羅令檢驗三屍竝無傷痕惟牙根骨青黑色件作僉供坑積冬糞至春夏秋三季毒氣鬱蒸墮坑被觸最易斃命蓋糞水臭氣極猛入口卽死不在糞

之深淺凡中此毒者皆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發青不
比中他毒死皮內起炮骨殖青黑也聞諸土人解毒法先
用栢香焚燒并投栢木片入坑可辟臭毒又高平魏庄有
豫民張敏等販猪爲業因小猪誤落糞坑二客下坑撈救
皆中糞毒殞命驗其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發青與吳
起鳳等同是糞毒殺人較他毒尤甚二案可謂明驗矣恐
後人有疑留此備考并宜添入洗冤錄以清冤獄也

民俗小兒死不瘞棄置原野任群犬噉啞謂可免生而不育
之累過者不忍視夫父子天性死而掩之亦必有道乃肉
骨慘委羣噬豈復有仁心哉士君子急應善化革此習俗

